

2012 年中国悬疑小说精选



《悬疑世界》推荐篇目：

1. 漆雕醒《灵魂主宰》，发表于《漫客·悬疑世界》第5辑（2012年1月）；
2. 君天《异现场调查科》，发表于《漫客·悬疑世界》第6辑（2012年2月）；
3. 傅汛《202号窗口》，发表于《漫客·悬疑世界》第7辑（2012年3月）；
4. 宁航一《活死人法案》，发表于《漫客·悬疑世界》第7辑（2012年3月）；
5. 王稼骏《齿轮》，发表于《奇幻·悬疑世界》2012年6月刊；
6. 观海之鱼《魔女的庭院》，发表于《奇幻·悬疑世界》2012年8月刊；
7. 时晨《镜子》，发表于《奇幻·悬疑世界》2012年8月刊；
8. 可爱多的粉丝《人心游戏》，发表于《奇幻·悬疑世界》2012年8月刊；
9. 迟宝华《4:08，死亡》，发表于《奇幻·悬疑世界》2012年9月刊；
10. 立习习《说谎的孩子》，发表于《奇幻·悬疑世界》2012年10月刊；
11. （台）高普《密室惊魂》，发表于《奇幻·悬疑世界》2012年10月刊；

12. 大飞侠《会说话的树》，发表于《奇幻·悬疑世界》2012年11月刊。

4:08，死亡

文/迟宝华

雅各布梦见天使上下天堂的梯子是闪闪发光的

—

厚厚的云层像棉被一样覆盖在天空，整个世界都阴沉了下来。

雨水打在车窗的玻璃上，在迸出一朵美丽的水花之后缓缓地淌了下来，就像人的眼泪。

不知是被雨水模糊了车窗还是被泪水模糊了双眼，安然看不清窗外的景物，只能依稀辨别出有一些人早已经等候在墓园了。

安然永远也无法忘记那一刻，三天前，瓢泼的大雨中，对面车道上一辆失控了的黑色轿车撞断隔离护栏，像陨石一样狠狠地砸过来。在地狱般的翻滚之后，她发现自己正躺在湿漉漉的地面上，胸口剧烈地疼痛着。又是尖锐的刹车声，一辆大型货车歪斜着撞过来，把自己所开的那辆车压得粉碎，而母亲就在那辆车里。

安然余下的记忆里全都是哗哗的雨声和忙碌模糊的人影，一连几天她的精神状态都很差，甚至都记不清自己是如何坐着车子来为母亲送行的。

“别哭了。”父亲递了个纸巾过来，脸色阴沉。

安然使劲擦了擦眼睛，但泪水还是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

雨中，林林总总的黑伞下，一只干枯得有些畸形的手轻轻地把母亲的骨灰盒安放在墓穴中。

安然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。

父亲紧紧地抱着她，这让她的情绪稍微稳定了一些。毕竟，他是自己今后唯一可以依靠的人了。

安然看着墓穴被潮湿的泥土一点一点地封死，直到那沉重的墓碑立在墓穴的上面，她知道这一次彻底和母亲分开了。

她轻轻地走过去，把早已准备好的鲜花放在墓碑下，想要最后一次摸一摸照片中母亲的脸色。

而她的手，却在半空中停住了，像是个苍白的雕像。

她看到墓碑上竟然刻着一行字：**安然之墓，1989.3.28-2012.9.4**

那是自己的名字。

自己的照片就贴在上面，正惨淡地笑看着自己。

“怎么了？”父亲凑上前去。

安然从未感到如此的愤怒，一把推开父亲，径直走向一边的工作人员，歇斯底里地喊着：“为什么把我的名字和照片弄到墓碑上！”

工作人员诧异地走到墓碑前，仔细看了看墓碑上的照片，又看了看眼前的这个女孩，顿时一脸的歉意：“对不起，看来这是我们工作的疏忽。”

父亲愤怒地指着墓碑说：“这就是你们的工作吗？怎么可以犯这样的错误！”

工作人员说：“不过很奇怪，我明明记得这次下葬的是一个叫安然的女孩。”

安然喊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，是说我已经死了吗？那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又是谁？”

“不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可能是我们弄错了。”

“不要跟他们废话，走，找他们的负责人去，这件事完不了。”父亲愤怒地一把拉起了安然，径直向墓园办公室——雨丝中，不远处的那个高大的建筑走去。

安然感到了一阵强烈的不安。

尽管这件事看起来就是工作人员的疏忽，但看到墓碑上刻着自己的名字，总觉得会有什么事情发生。

墓碑上的那个惨淡笑着的相片，仿佛正要告诉自己一些事情。

走到大门外时，安然抬头看着雨丝中的建筑，它看起来就像是只巨大的吃人怪物，正长着嘴等着她的自投罗网。

那种不安感更加强了，这让安然根本无法迈起脚步。

父亲说：“安然，你怎么了？”

“我没事，走吧。”安然勉强地冲父亲笑了笑。

她不知道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三楼的窗台上，一个东西正缓缓地滑出去，发出了吱吱的声音，就像是死神正在打磨自己的镰刀。

安然刚走上台阶，一个重重的东西砸了下来，她只觉得头部一沉，整个人就栽了下去。

“安然，安然，你醒醒！！”耳朵嗡嗡地鸣叫着，父亲的呼救声虚无缥缈，仿佛来自遥远的天际。

她的脸贴在冰冷的地面上，血和雨水的混合物模糊了她的视线。

安然看到一只花盆已经跌成两半，躺在地面上，血和泥土飞溅出来，撒了一地。有一半瓦片压在自己的左手上，腕上的那块表已经停止了走动，时针和分针永远固定在一个位置上：下午 4 点 08 分。

她不觉得疼，意识却慢慢地模糊了起来。

二

远处，传来了轰隆隆的雷声，安然猛地睁开眼睛，雨水打在车玻璃上，冷风从车窗的缝隙中灌了进来，这让她不禁打了个寒颤。

车窗外满是一些模糊的人影，自己并没有下车。

安然赶紧摸了摸自己的头顶，它仍然安然无恙，并没有被任何东西砸中过。

难道那只是一个恶梦，安然长长吁了一口气，但很快，伤感又像潮水一般涌了过来。

安然记起来了，在意识完全模糊之后，自己似乎到了一个混沌黑暗的空间，四周一片漆黑，无法辨别任何东西，如果不是每迈出一步的沉重感，安然甚至都无法确认自己的存在。

仿佛是在遥远的地平线上，那里却闪着金色耀眼的光芒。

安然浑身上下疼得厉害，似乎自己刚刚被一群人殴打过一样，嘴里面满是咸咸的味道，每迈出一步都从身上各个关节处传来钻心的疼痛。安然想要走过去看看那金色的光芒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但只走了几步，便已经气喘吁吁，她从未觉得自己这样虚弱过。

“爬上那个梯子，快……”

一片肃静之中，一个微弱的声音响了起来。

安然的心头猛然一紧，赶紧四下张望着，除了不分天地的一片黑暗和那片金光之外，却什么也没有发现。

“你是谁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”安然向着四周的虚无问道。

“没时间解释了，爬上那个梯子，否则你会死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安然依旧是一头雾水。

“快去！”那个声音命令着，微弱而坚定。

安然忍着虚弱和疼痛走过去，金色的光芒里面，有一条笔直的、高不可攀的梯子。

安然说不出那个梯子是用什么样的材料制成的，试着踩了踩，看起来还算结实。尽管疼痛难忍，但在这片虚无的空间中，那只梯子是唯一特别的东西，似乎除了爬上去就再也没有其他的出路了。安然抬头看了看，说不清那梯子有多高，伴随着金色的光芒，直插入到黑暗之中，最后只剩下一个米粒大小的光点。

安然不明白那个声音为什么要让自己爬上那个梯子。但除此，恐怕也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了。在长吸了一口气之后，安然爬上了那只梯子。

就在这一瞬间，像是被某种强烈的力量拉扯一样，她猛地离开了那个混沌的空间，接着就从噩梦中醒来了。

“你没事吧。”父亲关切地问。

“没事。”安然勉强笑了笑，和父亲走下了车。

依旧是那些撑着黑伞的人，依旧是看着母亲的骨灰盒被轻轻地放在墓穴中。缝隙中，安然看见了那双畸形的手，又是那双手！安然的心头猛地一震，这个场面太熟悉了，和梦境中的一模一样！

为什么会这样，这简直不可思议。尽管小时候曾经听过无数梦中遇见未来的事情，但她从未放在心上，总觉得这样虚无缥缈的事情永远也不会发生在自己的身边。但现在，她却被惊呆了。

没等墓碑被放下去，安然便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推开了身前的那些人。看到两个男人正吃力地抬起它。

“等等！”安然喊着冲了上去，视线第一时间就落在墓碑的碑文和照片上，几个大字触目惊心——安然之墓。

安然呆住了。

父亲也冲了过来，问：“安然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一会儿你总是那么反常。”

安然伸出手来，指了指那个墓碑。

父亲勃然大怒起来，冲着工作人员吼道：“你们这是怎么搞的，怎么把活人的名字也刻上去了！”

“对不起，这是我们工作上的失误。”安然念叨着，声音很低，但还是被刚走到墓碑前的工作人员听到了。对方转过头说：“嗯？我刚要这么说。”

父亲拉起了安然，说：“走，找他们的领导去。”

安然迟疑了一下，想起那个梦境，说：“不要去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，这样的错误你也能容忍？咱们必须得去。”

“不，”安然的声​​音很低。

“怎么了女儿，出什么事了？”父亲问。

“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好像预言了……”

“别傻了，”父亲一把把安然拉了过来，说，“这并不重要。我们现在要做的，是找到他们的领导，让他好好解释一下这件事。我们必须讨一个说法。”

安然觉得胳膊很疼，很疼。

父亲为什么会突然这样粗鲁？

走到大门的台阶处，安然停住了，她抬起头来看着十多米的高处，窗台上的那个摇摇欲坠的花盆，觉得浑身上下的汗毛都要竖起来了。

安然看了看自己的手表，现在是4点04分，如果是按照梦境中事情的发展，在墓碑被树立在墓穴上之后才发现自己名字的话，应该是4点08分的时候来到这里，而这时，花盆将刚好砸下来，后果简直不堪设想。

安然一边仰着头，直到自己走进殡仪馆的大门，完全看不见那个花盆之后才彻底松了口气。

看来那个恶梦真的是一种预感。

安然想。

办公室里，父亲和经理争吵了起来。

安然一直忐忑不安，她记得梦境中自己死去的时间，4点08分。

一种不祥的预感传遍全身，她始终觉得到了那一刻一定会再发生些什么事情。

安然心神不安地看着手表，4点06分，4点07分……

父亲和经理争吵的声音越来越大，父亲越来越激动，宽大的手掌把桌子拍得咚咚作响。经理的态度让人厌恶，悲愤交加的父亲甚至冲上去揪住了对方的脖领，两个人竟厮打了起来。

安然的恐惧随着4点08分的临近和两个人的争吵变得愈发强烈。

4点07分30秒。

安然再也承受不了这巨大的压力，猛地站起身来，向大门外逃去。

安然被狠狠地绊了一下，身体重重地向下摔了过去。

在这短短的一瞬间，她看到墙角裸露的电线，和从桌子上摔下来的茶壶，以及飞洒出来的液体。

紧接着，是电击带来的强烈刺痛。

想喊却喊不出；挣扎着想要爬起来，但却又发现这一切只是徒劳。

突然之间，她什么都明白了。

三

4点08分，自己会死去，然后就会来到这片黑暗的虚无中。只有爬上那梯子才会醒过来，不对，不应该称之为‘醒过来’。而是会回到4点08分之前的某个时间点，走完8分钟的人生，然后不可避免地死去。
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思绪就像乱麻一样把安然的脑子搞得一团糟。

是命中注定要在4点08分那一刻死去吗？那为什么上帝要反复给我那么多的机会，是为了让我逃离死亡的宿命？又或者是，这一切都仅仅是一场永远也醒不来的噩梦？

在那片黑暗的虚无中，安然这样想着。隐约中，一丝莫名奇妙的悲伤涌了上来，她竟有一种古怪的念头，仿佛自己从来就不应该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一样。

“快爬上那个梯子，你不能耽误时间……”

又是那个声音，安然睁开眼睛，依旧是，除了远处那闪闪发光的梯子之外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
只是，那个声音，怎么那么熟悉……

“告诉我，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。”安然问道。

“没有时间解释……”

“我必须要知道为什么。”安然叫道。

“你没有时间听解释，快上去！”那个声音命令着。

就像是突然有了某种力量的支撑，安然努力让自己摆脱这个黑暗的环境，快点醒过来。

可是，这一次，爬上那只梯子过程却是那样艰难，安然觉得自己的身体更加虚弱了，疼痛变得更加剧烈。因为没有参照物，安然也不知道自己在梯子上爬了多高，多久，但这一次，却怎么也回不到那个世界。

猛然间，像是呛了一大口水，安然猛地醒了过来，大口地咳嗽着。

还是那辆车，雨中的那辆车。

安然又回到了这个世界，再一次从噩梦中醒了过来。

“怎么又……”是父亲的声音，欲言又止。

安然转过头看着父亲，父亲在看着自己。虽然是短短的一瞬间，但安然还是发现了，父亲的脸色有些不太对，好像对自己的突然醒来很是失望。

“爸爸……”安然低着声音。

“怎么了，做噩梦了吗？”父亲问。

“你知道这一切，是吗？”

“你在说什么？”父亲问。

安然举起了左手，把手表拿给父亲看，说：“现在是4点整，4点08分的时候，我会死，是吗？”

父亲一把把安然搂在怀里，说：“安然，我知道你母亲的去世让你很难过，但这并不是你的错，你现在变成这个样子让我很难过，你要坚强起来，从现在这种恍惚的精神状态中走出来……”

“可是！”安然自顾自说道。

“那只是他们刻错了名字……”

安然呆住了，看着父亲，不知道为什么，那张曾经如此亲切的脸，现在看起来却是那么的陌生。

“你怎么会知道他们刻错了名字？这个时候你不应该知道的。”安然的声颤抖着，不住地退后。

父亲的脸变得越来越难看，径直走过来想要拉住安然的手，说：“安然你不要怕，在你睡着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发现墓碑的问题了，走，咱们去找墓园的去。”

安然觉得自己的心脏快要跳出来了，不对，这一切都不对。

眼前的这个人还是要带着自己走进那间办公室，然后，4点08分的时候，自己就会再次死去。

安然猛地甩开了父亲的手，而父亲却再次扑了过来，两只手像钳子一样死死地抓着她，让她动弹不得。

“救命！”安然向身边的大喊着，可他们都像是没听见一样，只顾干着自己的事情，仿佛她根本就不存在一样。

一切都不对了，变得那样可怕，令人畏惧。这到底是怎样的世界！

安然张口咬住了父亲的胳膊，父亲哆嗦了一下，松开了手，情绪变得很坏：“安然，你果然疯了！”

安然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她只知道要快些远离这个人，越远越好。墓园到山下公路的路程很近，但因为连续下雨的原因，安然跌跌撞撞地跑着。当她终于跑到山下时，身上已经全是泥水和血的混合物。

“救命，停车！”安然冲着迎面飞驰而来的大货车使劲地挥舞着手臂，可那辆车却全然没有减速，径直向安然撞了过来。

在最后的一刻，她看到了不远处那栋大楼上面的巨型石英钟，上面显示的时间是：下午4点08分。

四

“千万不要放弃，你要赶快爬上去，你总会活下去的，相信我……”混沌中，那个声音说。

“让我在这里吧，我受不了死亡那一瞬间的感觉。”安然发现自己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，“我明白了。我死了，但如果爬上那个梯子，我就会再次醒来，这是上帝又一次给我的机会。但这是命中注定的，我无法抗争。就算回到了那里，也只能活8分钟，无论我做什么都不能改变命运。”

“不是这个样子……”那个声音说。

“那是怎么样的？！”安然问。

“爬上那个梯子，这一次你会爬得更久，因为你已经越来越虚弱了。在你向上爬的时间里，我会告诉你一切。这样不会耽误任何时间。那不是真实的世界，你必须回到你的世界里去！”那个声音说。

“好，我会这么做，但你要告诉我真相。”安然说。

“我会的。”那个声音说。

安然拖着疼痛难忍的身体，再一次爬上那个没有尽头的梯子。

果然，爬上那个梯子变得一次比一次困难，身上的疼痛更加剧烈，安然不断地爬着，却怎么也醒不过来。

“告诉我，先告诉我你是谁！”安然忍着痛苦、咬着牙说道。

“我就是……”

安然没有听完那个声音所说的话，那股熟悉的巨大力量突然袭来，安然觉得自己像被龙卷风卷起的羽毛一样，在这片虚无的空间跌跌撞撞着，继而猛地坠下来……

五

安然又回到了这里，那片黑暗混沌的空间。

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！”安然大喊着，腥热的东西从嘴里流了出来，她知道这是自己的血。

“听完我的话，你就明白了。”那个声音说。

“你说！”安然努力地爬着。

“我其实就是你。”那个声音说。

“你就是我？”安然的心脏猛烈地跳动着，每一次跳动，都带来剧烈的疼痛。

那个声音继续说：“很好，继续爬，不要停下来。我会告诉你一切——你还记得那场车祸吗，你母亲死了，而你也没能幸存。”

“什么，你说我已经死了？”安然继续爬着。

“你没有死，但那些医生认为你已经死了，所以正准备拔掉你的呼吸机，终止对你的生命维持。他们以为昏迷着的你不会感知到外界信息，但他们不知道，他们所说过的每一句话，都在你的潜意识里被接受并处理，然后全部都反应在你为自己所编织的噩梦里了。”

“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”安然说。

“我只是你的潜意识，按照那些医生的话来说，我是你的情感意识，你是你的逻辑意识。情感意识接收五官传递的外界信号，而逻辑意识则用来分析这些信号。现在的我，只是你的情感意识向你逻辑意识传递的一种潜意识信息。他们的话我听得清清楚楚，你的大脑在车祸中受到了严重的损伤，现在你正躺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。那场车祸的发生时间是下午4点08分，在那一瞬间，他们说你的情感思维因为大脑的破坏永久性停止了，你也就失去了对外界的感知，所以你的逻辑思维永远也无法对4:08分之后的世界进行逻辑性感制，只能被困在由你自己所创造的噩梦里，永远也活不过4:08分这个时间点。”

“我不相信！”安然无法接受这些鬼话。

“你不得不相信，虽然我看不见，但却能听见现在医生们对于你是否已经脑死亡正在争论着，其中一个医生说你还有一种奇怪的脑电波波动，然后向其他医生解释有关逻辑思维和情感思维的理论。他猜测因为情感意识已经消失的缘故，你正在自己编织的噩梦里无法自拔，除了死亡无法让你解脱。但他们都错了，你的情感意识还在，只不过变得十分微弱，无法正常向你的逻辑意识传递信息而已。否则我也不可能听见他们说的话并这样告诉你。所以，你必须爬上那个梯子，必须真正地醒过来，而不是回到你为自己编织的那个梦境，无论那个梦境是残酷的还是美好的。没有时间了，他们很快就要终止你的生命维持装置，那时你就真的要死了。”

“你是说，我母亲葬礼的那个世界，是我虚构出来的？”安然问。

“对，你会根据你的逻辑判断创造出不同的世界来。当你的逻辑判断有变化，你创造的世界也会不同。那个世界里所有的人，都只是你的情感思维在接受了他们对你生死的判断之后，对逻辑思维构成的潜意识，就像你现在听到我的声音一样。我还可以告诉你，你的父亲现在正犹豫是否要在‘安乐死’的志愿书上签字。所以在那个世界里，你父亲扮演了那个要杀死你的人。”

“那么，这个梯子又是什么？”安然问，“我总觉得我曾经见过它。”

“圣经里的故事，雅各布梦见天使们通过这个梯子往返于天堂与人间。你曾经读过这个故事，所以它现在成为了你的某种精神图腾，一种支柱。”

突然间，安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愤怒，大声说：“这太荒谬了！”

那个声音说：“你必须面对现实，不能沉溺于自己的幻想之中，你无法在你编织的世界里永远地生存下去。但无论是死亡还是入睡，只要你的思维中断，你就会从那个虚构的世界中解脱出来，回到这里。但你却耽误了时间，当呼吸机被拔掉之后，一切都完了。你必须面对现实，只有这样你才有生的希望。”

“这都是屁话，我不相信，你滚开！”

安然没有听到那个声音接下来都说了什么，却又被一种巨大的力量撕扯，在漩涡一样的东西里面翻转着，直到再次感受到雨滴打在车窗玻璃上，透来冰冷潮湿的风为止。

“去看你手表上的日历，你就会明白……”

最后时刻，安然只是听到了这样的一句话。

“你怎么了，做噩梦了吗？”父亲看着她。

安然看着车窗外冰冷的天空，想哭，却怎么也哭不出来。

果然，自己对目前处境的思维判断会影响对这个世界的创造。现在，自己又回到墓园里了，那个背后是万丈深渊的高山。

“嗯，”安然说，“你先下去吧，我的头有点疼。”

但无论如何，安然都要最后尝试一下，看看是否真的无法突破4点08分这个点，4点08分之后的世界，是否真的是一片虚无，这是她最后的一丝希望。

“不行，我们最好赶快下去，时间已经不多了。”父亲的口气有些强硬。

时间已经不多了……

这句话反复在安然的脑海中浮现，它别有用意。

“爸爸，你先下去吧，就1分钟，我就下来。”

父亲看着安然，终于转过身子，向车门处走去。

安然突然跳了起来，抓起地面上的扫帚，用尽全身力气用扫帚把猛地向父亲的后脑打去。

无论事情的真相是怎么样的，但她要先下手为强，尽最大可能保证自己能够活下去，挺过4点08分这个时间点。

可是她的力气实在太小了，虽然有鲜血从父亲的脑后流了出来，可他并没有倒下去。而是转过头来，瞪着她：“安然，面对现实吧！”

安然继续拿扫帚把打着眼前的这个男人，直到他终于倒下为止。

父亲笑了笑，血从嘴角里面流了出来，在安然看来，这笑无比狰狞。

父亲说：“你必须得死去，重新去爬那个梯子！”

父亲站了起来，抓住安然的衣领，猛地把她甩了出去，重重地摔在地面上。

安然感到天旋地转，刚要爬起来，父亲的大手已经牢牢地钳在自己的脖子上。

安然觉得所有的血液都集中在自己的大脑，脸烫得厉害，无法呼吸。

她试着反抗，但在眼前的这个强壮男人的面前，所有的反抗都是徒劳的。

毫无疑问，这一次是最有希望突破4点08分这个恐怖的时间点的。安然放弃了反抗，这样或许能为自己节省一些时间。

尽管视线变得很模糊，但她还是努力想要看清戴在胳膊上的手表。

4点07分30秒；

4点07分31秒；

父亲也在注意那只手表，看起来他也很在意4点08分这个关键的时间，用的力气更大了。

“没有用的，你必须死去。你的存活只会浪费更多的时间！”

安然依然没有反抗，只是看着手表的秒针。

4点07分58秒；

4点07分59秒；

4点08分……

六

4点08分。

父亲那死死钳住自己的大手掐得安然喘不过气来，但却不再继续用力。

安然这才注意到，父亲已经像个失去了牵线的木偶一样一动不动，她竟然毫不费力地就挪开了父亲的那双手。

天色阴沉着，雨水下得很大，但却都凝滞在半空中；而所有的人，此时都不再活动，只是静止在那里。眼前的所有景象，看起来像是一幅画工精美的油画。

安然看了看手上的手表，指针指在4点08分的位置，再也不再动一动，而手表上的日历，却显示着现在的日期是2012年9月4日——出车祸的那一天。

整个世界安静了下来，没有一丝声音，静得可怕。

安然终于明白，为什么从出车祸到母亲下葬这段时间的记忆是如此的模糊，因为它们从来没发生过。

安然再也无法抑制住内心的恐惧，最后的一丝希望破灭了。看来那个声音说得全都是真的，4点08分的世界，什么也没有。

她开始颤抖起来，一开始她以为那只是恐惧造成的。但渐渐，她却发现，自己的呼吸变得越来越困难，一种东西正渐渐地从自己的身体里面流失出去，那种东西，就是生命！

如果那个声音说的是对的话，这种窒息的感觉，恐怕是因为呼吸机被拔掉后的真实体验吧。

“你必须死去，否则只会浪费更多的时间！”父亲的声音又一次在安然的耳边响起，她什么都明白了。

时间果然已经不多了。

在跳下悬崖的那一瞬间，安然没有恐惧，因为她知道这一跳自己将会来到什么样的地方。

“加油，你就快成功了！”那个声音说。

安然睁开眼睛，这一次，她发现自己仍然在那个梯子上，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望去，都看不到尽头。

剧痛袭来，安然的手脚颤抖着，胸口因为呼吸受限而剧烈疼痛着，她几乎再也无法抓住梯子。

“不要掉下去，那样你就真的会死的。我知道你可以的，加油！这一次你一定会成功！”

安然没有再和那个声音说话，她身体越来越虚弱，从身体内流失的生命越来越多，她坚持着，仅凭着最后的一丝力气向上爬着，眼看着头顶上的那个米粒般大小的白光，变得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……

七

强烈的白光让安然几乎无法睁开眼睛，恍惚中，她听到了父亲的声音：“她醒了，她醒了！我就说了不该放弃生命维持的！快！快！！”

接着，就是忙碌的脚步声和医疗器械碰撞的声音，以及心电检测仪快节奏的滴滴声。

在适应了白光之后，安然看到，重症监护室里面，什么都是白色的。

自己正躺在病床上，浑身上下插满了管子，疼得厉害。

父亲痛哭流涕：“安然，我的好女儿。我已经失去了你的母亲，不能再失去你了！而我，却在那志愿书上签了字，爸爸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……原谅爸爸吧，咱们父女俩以后要好好地活下去。”

安然勉强挤出了一丝微笑，泪水却接着流了下来。

她身边还围了好几个医生，其中一个正看着她，说：“我想她一定在自己的世界里经过抗争醒过来的——安然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请握拳。”

安然使了很大的力气，但手指头只是稍微动了动。

“意识没问题，”医生说，“她真的醒过来了，我差点犯了大错。”

安然用手指指了指自己的呼吸面罩，父亲快速领会了她的意思：“医生，我女儿要说话。”

面罩被摘下后，一种强烈的窒息感再次涌了上来。

安然说：“现在是哪天？几点了？”

声音微弱到连她自己都听不清。

“9月4日下午4点07分。”父亲看了看墙壁上的石英钟，说。

安然突然不安起来，这种紧张，随着呼吸的愈发困难而变得强烈起来。

“病人呼吸困难！”医生说，护士连忙又把呼吸面罩扣在了安然的脸上。

但那种窒息的感觉却更加强烈，生命，依然在流逝！

安然不相信这种不安会真的变成现实，只是看着墙壁上的石英钟，用最后的一丝力气。

下午4点07分56秒

4点07分57秒

4点07分58秒

4点07分59秒

4点08分……

刊载于《奇幻·悬疑世界》2012年9月刊

202 号窗口

文/傅汛

1. “红胖子”的传闻

记录这个故事的最初，我会先向你提一件事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传闻？在庆东镇齐岚路 202 号，每周五凌晨，会有一个浑身红色的胖子出现在那户人家 2 楼的窗口，他顶着一头刺眼的白发，每次都用空洞的眼神望着楼下路灯，噙动着嘴唇，不知道说些什么，手指不停地在玻璃窗上画着“202”这几个数字。

第一次听到这类“都市传说”，人们都是半信半疑，直到亲眼得见才会有真实感。我第一次听到“红胖子”的传闻，是在四个月前。我从镇东火车站出来，就近叫了辆出租，载我去一个朋友家。大概是生意不好做，我刚坐上车，中年司机就发动了车子，在第一个路口等红灯时，他才低头细看我递上去的纸条，然后眼神就被定住了。

“齐岚路……202 号？您是这家里的人吗？”

我说不是，是一个老同学家。中学毕业后分开了十多年，这次收到邀请去他家做客。司机这才放下心来，对我说起他看到这家窗口出现白发红胖子的事儿。

我忍不住笑了。“怎么可能会有这么荒唐的事？我朋友又不胖，更不红，是不是你看错了？”

“不会有错的。那样诡异的情景，你看到一次就不会忘记。”

“要么他家里人得了什么皮肤病？”

司机继续摇头，“这我就不清楚了。你正好去他家，顺便打听一下吧。真是病人的话，叫他注意点。那副样子半夜看到可是要吓死人的，那一次我差点把车撞到路边人行道的树上。”

我暗暗好笑，口头上替他答应下来。

半小时不到车就开到了目的地，司机收钱后开车离去。

面前这幢独栋的两层小楼，看建筑外表至少有数十年的历史。如果是在繁华都市的中心，这可是价值千万的洋楼，但坐落在小镇上偏僻的路段，就没什么身价了。我站在路边看向司机指给我的那个窗户。很遗憾，暗紫色的窗帘拉上了，无法看到窗内景物。外观只是很常见的方形窗口，看不出和旁边人家有什么两样。

推开高度到腰部的木栅栏院门，我敲响齐岚路 202 号的门铃。

出来开门的是一个盘着乌黑发髻的中年妇女，她好像刚才在洗什么东西，两只手上是湿的，不停在腰间的围裙上擦拭着。看装扮像是帮工的人，我试探着问：“呃……你好，楚笙在家吗？我是他老同学。”

“哦，你就是黎胜先生吧？阿笙刚才还说起过你。”妇女那有些老气的嗓音响起，“我是在这里帮佣的，你也可以跟阿笙一样叫我林姨。来，快请进！”她堆出笑容把大门开直，把我迎进客厅。

踏着客厅暗褐色的实木地板，我瞥见边上厨房的地上放着一个大塑料盆，里面浸着几只褪了毛的鸡鸭，原来林姨刚才是在准备招待客人的食材。我被请到客厅深处的红木椅上，身边尽是古色古香的木制家具，都是年头悠久的东西。在读书时就听说楚笙家里很有钱，今天到他家才亲眼见证了这个事实。楚笙不仅家境富庶，学业上也很优秀，如果当年他没有因为得了强直性脊柱炎，行动不便而退学，或许现在比我们班的很多人都更有成就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被困在这个老旧的家中。

上方传来间隔很长的脚步声，中间还夹杂着“哒”的一声响。我抬头，看到久违的楚笙正慢慢走下楼梯来迎接我，手里还拄着根手杖。

十多年未见，脑海中残存的还是当年楚笙中学时瘦弱少年的模样，当他拖动缓慢的脚步站到我面前，我才意识到岁月带来了多大的变化。他的脸上虽然依稀是当年的轮廓，但骨骼早比以前大了一圈，只是身体依然瘦弱，背也有些佝偻。尤其原本那双讨论课题时神采奕奕的眼睛，如今已经暗淡无光。三十岁未到的年轻人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了十来岁。

“楚笙，好久不见。你怎么……”握住他的手问候的同时，我的话竟然说不下去了。

面对多年未见的我，最初的陌生眼神渐渐淡去，楚笙干涩地笑了笑说：“呵呵，你是说我看上去老了好多吗？如果你像我一样在这老房子里十多年不出门，也不会比我好得了多少。”

“但，为什么不出门呢？就算像现在这样有些不便，出门不是也可以吗？”

“我不想被人看笑话。”

听他这么说，我不禁暗自叹气。楚笙在读书时就是自尊心很强的人，有一次因为一个女同学公布了他写的情书，因为羞愤，他竟从二楼跳了下去，导致小腿骨裂。

这个话题我没有提起。林姨给我们端上泡好的茶，放到木椅前的茶几上。我们相对坐下，喝着茶，很自然地聊起一起度过的年少时光。一晃十多年过去，我们都已从少年成长为年近而立的成年人，但最让人难忘的回忆，还是在那个时代。

“这些年你还好吗？”

一番追忆过后，楚笙关切地问起我的近况。我跟他讲起出了校门后这些年在社会上的打拼，还有工作上、感情上遭遇的一些挫折，感慨良多。说到后来，我不禁有些滔滔不绝起来，发觉他久未回应，才停下来不好意思地回问他：“那你呢？这些年过得怎样？”

问完我才意识到又说了错话。他一个十多年都未出门的人，怎么会有能与我共享的话题？果然，他只苦笑了下，摇摇头不答话。

我忙岔开话题：“那你父母呢？他们不住这里吗？我怎么都没见到？”

“他们在市里另外有一套房，把这里留给我了。”

他的话让我想起司机的交代，便接着问：“那这里除了你和林姨还有其他人住吗？”

“没有啊，只有你看到过的两人。”

楚笙回答得很干脆，不容人有怀疑的地方，我只好作罢。多问也会招人嫌吧。或许真是司机酒后驾车眼花看错。

杯子快要见底，楚笙叫林姨添了茶水。他很有耐心用杯盖拨开片片漂浮的茶叶，吹着杯上升腾的热气，忽然轻声说了一句：“你还记得丁澜吗？”

这名字让我一愣，印象自然是有，只是不知他为什么会在这时候提起。想起当年的往事我忍不住笑起来：“我记得，不就是楼下那个班里公开过你写给她的表白情书的女孩子吗？为这事你还差点摔断腿。”

楚笙的面色一暗，大概是想起当年往事又让他心情抑郁了。

“不过你不用太懊恼，其实我在很久以前就替你报仇了。”

楚笙疑惑地抬头看有些洋洋自得的我。

“你知不知道？后来丁澜对我表白过。并不是很漂亮的女孩子，为什么你这么喜欢她？我搞不懂。本想直接拒绝的，但想到她对你做的事，我决定报复她一下。当时她跟着我来到我们常路过的那座桥边，你还记得那座桥吧？水泥桥面上没有围栏，两边各筑有一条五六厘米厚度，十厘米左右宽度的长条形水泥。我们常冒险走在上面过桥，但能坚持走到底的人很少，多数都由于怕落水中途踏回到桥面上，以失败告终。我对她说，要是能走在水泥条上过桥，我就接受她。她胆子很小，大概也不会游泳，所以很害怕，站在桥边思想挣扎了很久。呵呵……”

“那……她最后在上面走了吗？”

“走了。但是没坚持到三分之一的地方就放弃了。我原来还希望她走到一半掉下去，那样才比较解气吧，结果真让人失望。不过这样一来我就不需要拒绝她了，后来她也没再出现在我面前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。”说完这句后楚笙就低下头去，良久才再抬起来，眼里似乎多出几分凄凉。“你大概还不知道吧？她没来找你，是因为她死了。”

这突然的消息实在令我不知所措：“什么？她、她死了？怎么死的？”

“掉河里淹死的。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她放学后没回家，而是走上我们那条路，来到了那座桥上。我走在她后面，看到她不走桥面却走上水泥条，张开双臂，小心前进。快到桥中央的时候，她身体突然晃了两晃，像倒下的木桩般往河里掉落。只不过她不像木桩会浮起，也不会游泳。等我叫到会游泳的人来救她时，人已经沉下去了。最后捞上来的是她的尸体。这事当年在学校里传开过，你没听说吗？”

“是吗……读书的时候好想是听说过有个女孩子掉河里淹死的，但我不知道就是她……”这样的结果太出人意料了。怎么也没想到当年的一句话竟然害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而我却到现在才知道。

“一直不明白她为什么要用那样危险的方式过桥，现在知道了，原来她是为了你在练习。”

我本想说点什么替自己分辨，却发现找不到适合的词句。楚笙的神色也让我觉得他并不想听到我的解释。我只有低头沉默。

楚笙最后笑了笑，扭过头去。“算了，不提这种让人扫兴的话题了。说到底……只是一个我单方面喜欢的人而已。”楚笙把没喝几口的茶杯放回茶几上，看了看外面的天色，用手杖顿了顿地说：“林姨，差不多该准备晚饭了。”

在厨房忙活的林姨没用多久就把鸡鸭鱼肉俱全的一桌菜摆上大圆桌，还在我的面前放了瓶啤酒，楚笙似乎不喝酒，面前只摆了粥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情绪低落，饭桌上看上去形色俱全的菜，吃上去都没什么味道。我只是勉强吃下了楚笙给我夹的几口菜就饱了。

我放下筷子看向楚笙，问起他这次叫我来住几天的原因。因为从他的来信里总觉得发生了什么。楚笙端着粥碗的手在空中停顿了一会儿，放下后淡然笑了笑说：“我的病情恶化了，医生说可能活不过一年，所以在还能见人的时候叫你这个老朋友来聚一聚。”

我被惊得站起身来，大声追问到底怎么回事。他叫林姨拿来一份病历和一套CT片子交到我手里。打开写着他名字的病历翻了几页，我终于相信他说的是真的。

“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反正我这样活着也只是在等死，只是提前了些日子而已。其实说起来人活着不都是在等死吗？又有什么好太在意的。来陪我喝一杯！”说着他竟然把我的啤酒在空饭碗里倒了一半，要和我干杯。虽然有点担心他的身体，但为了不扫兴我还是和他干了。酒下肚后，楚笙哈哈大笑起来，这一次终于让我看到了他开心的样子。

2. 梦中人的出现

饭后又闲聊两个多小时后，我们才各自休息。拄着手杖的楚笙站起身伸了伸手，示意请我先走。林姨便领着我踏上连接大厅的木楼梯上了二楼，去往给我安排的房间。二楼的走廊两侧分布了几个房间。路过一个房间的门口时我停了下来。从方位判断，这里就是从外面看起来有红胖子站立在窗口的房间。

我指了指房门问林姨：“呃……这房间是谁住的？”

林姨愣了愣，随即陪着笑说：“这是空房间，没人住的。”

“那……我可以住这间吗？我喜欢朝南的房间。”说着我趁机将手放上门把手，试着转动。但是把手动了动就定住了，门上了锁。

“这房间很久没人住了，里面脏得很。少爷已经给您指定了一间房，我也收拾过了，还是住那里吧。”

我没有再坚持，点了点头，带着心中的疑惑跟上林姨的脚步。

给我的房间类似旅馆的客房，里面有简单的卫生间和木床、衣柜之类的家具，我把行李包里面的替换衣物放进衣柜后，就倒在了舒适的单人床上。旅途积累的疲惫感在这一刻化作睡意袭来，让我很快就沉沉睡去。

昏昏沉沉中，我做了个梦，梦见了楚笙说起的丁澜。

依然是十七岁时的年轻脸庞，身上的米黄色连衣裙也似曾相识。我站在那桥中央，她沿着桥面边缘的水泥条，张开双臂维持平衡，战战兢兢地朝我走来。风吹动她的裙子，好像随时会随风而去一般。

她有惊无险地走到桥的中部，来到我的面前。本来一直低着的头，突然抬起来看我。脸上的表情由原先的羞涩突然变为狰狞，瞪着眼，一把揪住我胸前的衣襟：“是你！就是你害死我的！”说完她猛力把我一推。我被推得后退了一步，脚下原本应该是宽阔的桥面，但这一退竟然踩空，身体一下子失去了平衡。不知什么时候起我竟然和她互换了位置，我站在了桥的边缘。在这一推之下我后仰着往桥下的河面摔落，慌忙中我伸出手，只听到“哧啦”一声响，手中抓着从她裙摆上撕下的布片的我，一头坠入了冰冷的河水中。

我在掉落水中的瞬间睁开眼，翻身坐起才发觉原来只是一场梦。刚进屋的时候还不是很暗，所以我没开灯，现在整个房间已经笼罩在黑暗中，估计时间已是深夜。正要去摸索灯开关，我忽然感觉到房间中似乎有种异常的气息，这才发现原本关上的门竟然是半开状态，门口透进来的微光让我看到屋内有一个影子在移动。